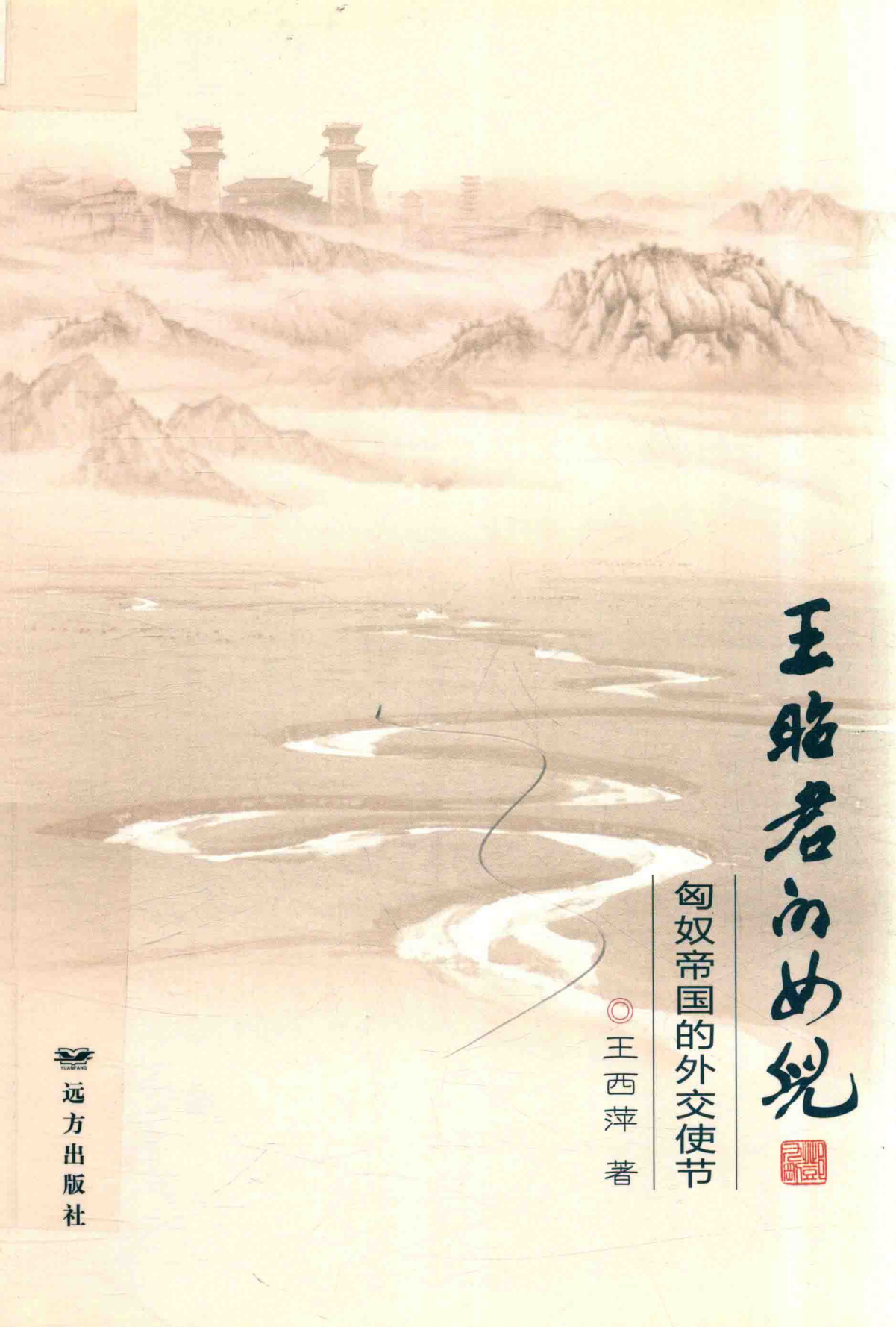




王昭君与匈奴



匈奴帝国的外交使节

◎ 王西萍 著



远方出版社



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
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 策划
内蒙古昭君博物院

王昭君的女儿

——匈奴帝国的外交使节

王西萍 著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昭君的女儿：匈奴帝国的外交使节 / 王西萍著.
—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555-1147-2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49342 号

王昭君的女儿——匈奴帝国的外交使节

WANGZHAOJUN DE NÜ'ER XIONGNU DIGUO DE WAIJIAO SHIJIE

作 者	王西萍
责任编辑	董美鲜
责任校对	奥丽雅
封面设计	张燕红
版式设计	杜叔辉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编:010010
电 话	(0471)2236470 总编室 223646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呼和浩特市铭泰精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70mm×240mm 1/16
字 数	212 千
印 张	13.75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55-1147-2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王西萍，作家、影视剧编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当代》《上海文学》《峨眉》《新生界》《草原》《山丹》等文学杂志发表了《红月亮》《奶奶的黑太阳》《皇冠的故事》等一系列家族题材的中篇小说，并结集出版了中篇小说集《胭脂地》。另出版了《王昭君和她的儿女们》、《走西口》（合作）、《麻辣女生》、《在中考前的日子里》、《安格拉山谷之谜》等五部长篇小说。

电子邮箱: wxpzy_163@163.com

序

郝存柱

两千多年来,关于王昭君的文学艺术作品很多,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不同心理对王昭君及出塞大多写得哀怨凄切,或者写得壮怀激烈;王西萍的这部长篇小说主要将笔墨放在了她出塞之后,写王昭君在匈奴的生活,写她与两任丈夫间的情感,写她与匈奴人之间的交流,更多的是写她和她的儿女们为了巩固汉匈和平呕心沥血、奔走呼号的悲壮历程。这应该是昭君文化形成的主要过程。

王昭君的生活范围横跨汉匈两地,汉文化和匈奴文化的结合更加丰富了王昭君的阅历,这使得她的精神境界有了一个质的升华。她的美丽,她的聪颖睿智,她的宽容大度,她的母仪天下,历经两千多年的时光而不褪色,使她成为中国古代最具魅力的一位女性。作为一个朴素善良的汉家女子,王昭君不忍两国百姓惨遭战争涂炭,希望汉匈和平、百姓安居乐业。基于“匈奴是自己的婆家,汉朝是自己的娘家,手心手背都是肉”这样一个朴素的理念,她一生都在为汉匈之间的和平做事,从青年到老年,从不自觉到自觉……在经历过痛苦、死亡、天灾、人祸之后,王昭君最终完成了她由一个普通浣纱女到和平使者的蜕变。

栾缇氏云是王昭君与复株累单于的大女儿。受母亲的影

001



响,还在童年时期栾缇氏云就对和平与战争的话题非常敏感,渐渐长大之后她亲眼看到:由于母亲当年的出塞和亲,如今匈汉两国“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黎庶忘干戈之役”。云决心要像母亲那样,要把维护匈汉两国间的和平作为自己毕生的使命。

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栾缇氏云与她的丈夫右骨都侯须卜当作为匈奴的使节,前后三次入汉维护和修补出现裂痕的匈汉关系,最终以身殉国。作为一个匈奴女子,云承袭了母亲王昭君关于匈汉和平的朴素理念,她是唯一一个被写进《汉书》的匈奴女子。

昭君出塞是我国历史上体现民族友好的重大事件,不仅促成了汉朝和匈奴较长时间的和平相处,也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围绕昭君出塞形成的文化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直至今天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所以进一步提升、发掘、发展昭君文化的内涵,不断弘扬、传播昭君文化就成了历史赋予我们的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

为此,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策划并出版了《王昭君的女儿——匈奴帝国的外交使节》这部长篇小说。小说从另一角度丰富了昭君文化的内涵,并将其研究的层面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几年来,昭君文化研究在传播昭君文化的同时,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我们的艰辛付出在人与人之间、地域与地域之间架起了一座精神的桥梁,使民族团结与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一带一路精神得以融合,使昭君文化的传播得以发扬光大,越走越远,越走越高。

Contents 目录

001	引 子
003	第一章 童年
024	第二章 单于之死
048	第三章 美女与少年
073	第四章 婚嫁
094	第五章 第一次入汉
108	第六章 裂隙
135	第七章 第二次入汉
157	第八章 一只公鹿引发的战争
185	第九章 第三次入汉
210	尾 声

引 子

1940年,苏联科学家C. B. 吉谢列夫在叶尼塞河上游新西伯利亚的阿巴坎草原上发掘出一座四阿式重檐建筑。该建筑东西长三十六米,南北宽二十四米,中央有方形大殿,周围有房间;屋顶用板瓦、瓦筒覆盖,檐有瓦当。同时出土的还有绿玉小瓶、红色珊瑚小珠、青铜辅首及陶片,还有环首铁刀、穿孔铁斧和青铜带钩……

郭沫若认为阿巴坎宫或许为王昭君的女儿——云的住所。

20世纪70年代初,俄罗斯科考机构收到一份来自新西伯利亚阿巴坎地区的报告,说当地居民在森林和草地接合部的冻土层发现了一具被冰块包裹着的古代美女。这个冰美人是哪国人,多大年纪,什么出身,报告却没有下文。

已经是7月了,新西伯利亚的阿巴坎草原上却依然十分清凉。随着几辆汽车的到来,阿巴坎草原的宁静很快被打破了。不久,草地上搭起了几顶雪白的帐篷。两个月前,一支由俄罗斯、中国和瑞典科学家组建的考察队成立了。在当地居民的指点下,科考队经过几天周密的准备后,开始小心翼翼的发掘工作,基本没费什么周折,他们果然在冻土层发现了那位被冰块包裹着的冰美人。

通过严谨的科考,科学家们发现这位冰美人应该生活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匈奴时期,年纪大约在四十至五十岁之间。冰美人衣着华贵,身边摆放着不少匈奴女人的饰品,由此看来极有可能是匈奴王庭的贵妇。然而,当中国科学家在冰美人贴身的肚兜处发现一枚雕着龙凤呈祥图案的

银锁片时,他们忽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猜测,这个冰美人或许就是汉朝人的后裔,而她的身世却与匈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难道说——

据史书记载,汉明妃王昭君有两个女儿,即大女儿须卜居次云和小女儿当于居次当。倘若这个沉睡在冰层里的贵妇确实就是王昭君的女儿,那么她究竟是云,还是当? 或者……有人更加大胆地猜测说,这个冰美人或许就是王昭君本人也未可知。

那么,阿巴坎草原上发现的冰美人,究竟是否与王昭君和她的女儿们有关联呢?



第一章 童年

公元前 22 年的一天上午，匈奴草原上阳光明媚，绿草如茵。

这是草原上一年当中最惬意、最舒适的日子。草地上的野花和牧草都舒展开了它们的身子，恣意地享受着太阳的抚慰；野花海海漫漫地开了，细碎而繁茂，蓝的，黄的，白的，热辣而又温情；随处可见的羊羔子，雪白，撒着欢儿；汉子们也都脱下了厚重笨拙的毡裘，袒露出他们结实黝黑的臂膀……

单于庭前后的草地上，女人们把穿了一冬的厚重衣裳一件件晾晒了出来，叽叽嘎嘎的说笑声和着太阳的味道很快就把草地给铺满了，温煦，明朗。最美、最敞亮的风景还要数那些母亲们，她们往草地上一坐，露出饱满的乳房，顿时，一道道雪白的乳汁便迫不及待地滋在了娃儿的脸上……

这天，韩将军正在自己的毡帐里看书，忽听得门口一个细细的声音叫道：“韩伯伯。”

韩将军是当年护送王昭君来到匈奴的汉将。转眼十多年过去了，当年英姿勃发的将军如今美髯也如雪般地白了。

韩将军没有回头，却无声地笑了，他知道准是那丫头又过来了。将军搁下手上的书简转身看时，果然是云规规矩矩地站在那里。云是王昭君和复株累单于的大女儿，八岁了，性格沉稳，外柔内刚，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



韩将军记得,云初次来到他这里时,还是个四五岁的毛丫头,他故意逗她道:“哎呀呀,这是谁家的丫头啊?”云嫩声道:“小女姓栾缇氏,名云,我是宁胡阏氏王昭君的女儿,大家都叫我伊墨云。”韩将军又问道:“你到我这里做什么来了?”云规矩地答道:“我就是想来看看。”韩将军笑道:“云公主莫不是喜欢上了我这里的什么东西?”云说:“云想看看伯伯这里的那些竹条子,可以吗?”韩将军听了哈哈大笑,夸道:“你这个鬼精灵的小丫头啊!”

此后,云就喜欢上了韩将军毡帐里的那些书简。开始时,云对书简上那些曲曲弯弯的文字很是好奇,于是就请教韩伯伯,时日久了,韩将军则有意无意地成了云的启蒙先生。几年后,云几乎翻遍了韩将军所有的书简,她也成了单于庭后宫最有学问的公主。韩将军看到云如此好学,托人从长安带来了更多的书简,云欣喜地钻进那堆竹简中,一看就是一天,安静得像小猫儿一般。

昭君对韩将军心存感念,这天她招呼如琴等几个侍女,穷其所有做了一桌汉家菜肴,她说要好好谢谢韩将军呢。说是汉家菜,也仅仅是貌似而已。匈奴北地没有那么多的时鲜蔬菜,如琴等人就在草地上薅些野蒜、野百合,再采些野菌子,凑合着做了一桌菜,特意请了韩将军过来品尝。

韩将军在匈奴这些年虽说已经习惯了衣毡裘、饮乳酪的习俗,可平心而论,也是无奈。就一个游子而言,家乡的山水从他落地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融入了他的骨肉,说不想家,那是假话。于昭君而言,亦是如此。

看到韩将军走进来,昭君笑着说:“将军,有奈无奈呢,您且将就着用吧!”

韩将军望着那一桌菜肴,赞叹道:“好,甚好!”

昭君说:“将军您尝尝,这菜的味道可中意?”

韩将军迫不及待地夹了一筷子菜送入口中,边品尝边赞道:“好,甚好!”

那一餐饭食韩将军吃得极惬意,倒不是这一桌汉家菜做得有多地道,关键在于这是家宴啊!雕陶莫皋是多么聪明的单于,他借故单于庭有事需要处理,笑呵呵地走了。餐桌上只有昭君和她的两个女儿,再就是韩将军。儿子伊屠智牙师已经十一岁了,一早就过来对母亲说他要和九哥一同出去骑马,昭君便由他去了。

昭君说：“今天是我请娘家人在一起用餐，就不讲究什么了，来来来，如琴，把你那几个姐妹都叫来，大家都是亲人，都入座吧。”

大家都入座了，只有云站在一旁，笑吟吟地望着大家。

昭君诧异道：“云，你怎么……”

云轻声道：“母亲，今天就让云儿来服侍大家吧。既然是家宴，在座的不是云的长辈就是云的妹妹，让云来照顾大家恰恰好，母亲，云儿责无旁贷。”

韩将军望着云，笑道：“云儿知书达理，假以时日定然是匈奴女子中的翹楚。”

昭君笑笑说：“承蒙韩将军几年来对云儿的悉心教诲，昭君这里谢过将军了。”

韩将军对昭君说：“我们汉家有句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你的这个云儿啊，心思缜密、做事沉稳，小小年纪就博览群书，将来可勘大用啊！”

昭君心中喜悦，嘴上却道：“将军说笑了，一个女孩儿家，难不成还有安邦定国的本事？”

韩将军不语，疼爱地望着云，捻着胡须呵呵地笑着。

昭君说：“韩将军，云自幼就在你的书房里腻着，你待她如自家孙女儿一般，如此夸她，自然是你偏心了。”

韩将军笑道：“那我就拭目以待吧。”

不知什么时候，昭君的小女儿金珠偷偷地溜了出来，她知道如果父王不在单于庭议事的话，此刻就一定在草地上骑射。“金珠”是小女儿的乳名，她的全名是栾缇氏当。匈奴的孩子三岁就可以在马背上驰骋，金珠已经六岁了，她觉得自己应该是个老骑手了。昭君每回看到小女儿骑着小红马在她面前耀武扬威走过时，她就纳闷，个子还没有马腿高呢，天知道她是怎么爬上马背的。

金珠仿佛是在一眨眼的工夫就长大了，似乎昨天还在毡子上爬来爬去地玩耍呢，今天就身背弹弓、腰挎弹壶骄傲地骑在马上了。昭君不无担心地说：“点点大的小丫头好生了得，贴在马背上就像生了根似的，呼地一阵风般刮过来，片刻间又没了踪影，这还是个丫头吗？”在众多儿女中，雕陶莫皋却最是偏爱他的这两个女儿，云和金珠。云像她的母亲，不仅模样俊美，性子也沉稳；金珠则完完全全随了父亲，眉若远黛，目若朗星，从小



就舞枪弄棒的比男娃还淘气。

金珠在单于庭后面的草地上远远看到父亲在射箭，双腿一磕，座下的小红马箭一般窜了出去，大喊道：“父亲——”

雕陶莫皋在追逐着一只野兔，正要放箭，忽然听到小女儿的呼叫，立刻转过身来满脸慈祥地望着向他跑来的金珠，佯嗔道：“你这丫头，冒冒失失的，你看看，一只兔子被你惊跑了！”

金珠说：“父亲，看孩儿的！”说着，便一手握着弹弓一手抖着缰绳向那只兔子追了过去。

不大工夫，金珠手上拖着一只野兔回来了，喊道：“父亲——”

那只野兔很是肥硕，被金珠的弹弓打懵了，不时地挣扎几下，金珠几乎连拖带拽地向父亲走来，竟然有些跌跌撞撞的样子，毕竟金珠才刚刚六岁嘛！雕陶莫皋开心地叫道：“当心点，丫头！哈哈，我的小公主真有本事，还没有箭杆高呢，居然能打到兔子了！”

雕陶莫皋笑望着，一股莫名的感觉从心底弥漫开来，是满足，抑或是幸福，他一时也说不清楚，总之是个好。自从父王呼韩邪与王昭君和亲以来，十年了，草原上没有发生战乱。这些年天神似乎也格外眷顾这片草原，风调雨顺的，这些年应该是雕陶莫皋记忆中最安逸的时光。

雕陶莫皋骑在马上缓缓地向单于庭走去，将金珠搂在胸前，马鞍桥畔挂着那只野兔，金珠的小红马链在后面。金珠兴奋地说：“父亲，这是女儿射到的第六只兔子了，父亲不准备犒赏金珠点什么吗？”

雕陶莫皋问：“你想要什么呢？”

金珠有点委屈地说：“金珠都这么大了，还一直使着这把弹弓，如果父亲送金珠件什么兵器的话，金珠就高兴死了。”

雕陶莫皋故意逗金珠说：“一个女儿家要兵器做什么，你呀，该跟着母亲和姐姐学些针线才是！”

金珠听父亲这样说话，有些生气了，她一扭身子，顺着马背出溜到了地上，大声道：“父亲不守承诺，你说过的，待金珠打到六只兔子的时候就送金珠一件礼物，父亲言而无信，金珠非常生气！”

雕陶莫皋哈哈大笑道：“真是个厉害的小丫头！好了，过会儿你到父亲的大帐里来吧，父亲有礼物送你！”

金珠问：“父亲不逛金珠？”

雕陶莫皋故意做出生气的样子说：“怎么说话呢？难道匈奴的复株累若缇大单于会诳你个小丫头吗？”

金珠乖巧地说：“父王，是金珠错了。”

雕陶莫皋拨马掉头走了，他转过身的那一刻，偷偷地笑了。

此刻，设在客厅的筵席已经撤下去了，昭君和韩将军正坐在那里喝茶。

昭君亲手为韩将军斟了一盏茶，那茶汤呈琥珀色，茶香中氤氲着淡淡的药香。

韩将军赞叹道：“这又是什么好茶，好特别的味道！”

昭君笑道：“哪里是什么好茶？这是如琴在草地上采的一味草药，回来后自己炮制的，她也叫不上名字，就胡乱说是黄金茶。这茶消食解腻下火，很是不错呢！如琴家里是祖传几代的药师，许是耳濡目染吧，她竟也学会了些技艺。韩将军你尝尝，看看味道如何？”

韩将军端起茶杯尝了一口，赞叹道：“不错！汤色浅金，味甘而不浓，当真还有些药香，好茶！”

昭君说：“韩将军若是吃着好，回头我吩咐如琴给你送些过去，将军留着慢慢吃就是了。”

韩将军说：“老夫谢过宁胡阏氏了。”

昭君笑道：“这是在家里，将军且勿多礼。昭君这里还有事情要请教呢。将军，云儿和金珠眼看着一天天长大了，我想让她们姐妹到外面去历练历练，不知将军怎么看。”

韩将军笑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宁胡阏氏莫不是想送她们南下入汉？”

昭君颌首道：“还是将军懂得昭君。”

韩将军说：“这些年匈汉两国关系和睦，百姓安居乐业，让两位公主出去历练历练倒也正是时候，不过复株累大单于视两个女儿若掌上明珠，姑娘们入汉这事非同小可，一来她们的年纪尚小，二来也一定要大单于首肯才是啊！”

昭君说：“我正要和雕陶莫皋商量。”

韩将军说：“那就好。但不知准备让两位公主何时动身？”



昭君说：“如果雕陶莫皋同意的话，我想让她们明年秋天的蹕林大会过后动身，一来再让她们长大些，再者也得教习她们一些汉宫的礼仪。”

韩将军说：“宁胡阏氏尽可放心，这件事交给老夫就是了。”

昭君笑道：“昭君就是这个意思，昭君这里谢过将军了。”

韩将军摇着手说：“啊呀呀，这样说可就折煞老夫了！”

复株累若缁单于的大帐里，一副小巧的弓箭搁在条案上，旁边是一个精致的箭壶。那张弓的弓背上镶嵌着红绿宝石，中间的部分还装有银饰孔雀花纹；箭壶是牛皮做的，上面烙着精美的图案，里面不多不少插着十二支箭。

此刻，云正在整理书案上的东西。云知道父亲与单于庭的大多数匈奴男人一样，不喜欢收拾东西，书案上常常乱糟糟的，别人收拾过后他找不到东西时就又发脾气，一来二去，云就常来帮父亲整理一番。云总会把父亲的东西分门别类整理得妥妥帖帖，用不了多大工夫，大帐里就十分清爽了。

金珠跑进来时，雕陶莫皋正在用手摩挲着箭壶，牛皮做的东西，越摩挲越漂亮不假，而且时间久了那物件上便浸进了主人的一份心思，变得有了灵性。

金珠后来说那张弓上一定浸满了父亲的爱，让她一刻都不想和它分开。金珠第一眼就喜欢上了那副弓箭，她一把抓在手上，喜欢得不得了，朗声道：“金珠谢过父亲了！”

雕陶莫皋故意逗着金珠，喝道：“慢着！”

金珠立刻缩回了手，一双黑亮的眼睛不解地望着父亲道：“父亲，金珠做错什么了吗？”

雕陶莫皋绷着脸道：“你也不问问这弓箭是谁的，进门来上手就拿，你这丫头也太大胆了！”

金珠是何等聪明的丫头，只见她上前一步，跪坐在父亲身边，一双黑亮的眼睛望着父亲，娇声问道：“方才在草地上不是父亲说有礼物给金珠吗？难道父亲堂堂一个大单于说话竟然不算数？”

云插话说：“父亲，你能统领了千军万马，但你独独奈何不了这个小丫头！”

雕陶莫皋绷不住劲儿，不禁哈哈大笑。

金珠却不依不饶地用小拳头捶着父亲道：“父亲又诳金珠，可吓死宝贝了！”

雕陶莫皋却呵呵地笑道：“哦，舒坦！丫头，重些，再重些！”

金珠却一把抓起弓箭，嚷道：“父亲，金珠要去猎豹子了！”说着，乐颠颠地跑了。

云将一盏黄金茶呈到雕陶莫皋跟前说：“父亲，喝口茶解解渴吧。”

雕陶莫皋望着金珠远去的背影，又看一眼温文尔雅的云，在心里说：“前几个孩子倒没觉得，唯独这两个小丫头，还真是可人疼啊！”

其实，作为父亲的雕陶莫皋只看到了云的温婉，他还来不及看到女儿长大后英姿飒爽的另一面便去世了。

晚上，昭君向丈夫雕陶莫皋说起两个女儿入汉的事，雕陶莫皋有些惊讶地说：“你是说让云和当南下入汉？”

昭君说：“我有这个想法已经很久了，今天特意和你商量。”

雕陶莫皋断然道：“不可！”

昭君问道：“为何？”

雕陶莫皋说：“入侍是匈奴男儿的事情，难道匈奴没有男人了吗？让她们去入汉，千里迢迢的，我可舍不得！”

昭君婉言道：“雕陶，你误会我了。你听我慢慢跟你解释。云和当虽然是女娃，可我从小并没有娇惯她们，我一直把她们当男娃养着。匈奴王庭的王子可以入侍，公主为何不可？如今匈汉和平，我想让我们的女儿到外面去见见世面多些历练，难道不好吗？雕陶，我知道你疼爱两个女儿，舍不得她们远去，可我也不想我的女儿像所有的匈奴女人那样，一辈子除了伺候男人就是没完没了地生娃……”

雕陶莫皋说：“那又怎样？匈奴女人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

昭君微笑道：“不错，我的女儿将来也要做妻子做母亲，可她们必须得活出些不寻常来！为什么？因为她们是雕陶莫皋的女儿，她们的父王是复株累大单于，我以为她们既然来到这个世上，就应该为匈奴尽些绵薄之力才是。”

雕陶莫皋说：“她们能做什么，难不成你让她们去征战沙场？”



昭君握着丈夫的手说：“如今匈汉和睦，百姓安居乐业，匈奴男儿尚且赋闲，哪有让女娃去征战沙场的道理？雕陶，你听我说，我们汉家有个习俗，即便是亲戚，假若时日久了不常走动也会显得生分，何况两国之间？让两个女儿入侍，一来是想让她们多一番历练，再者，权当是亲戚之间的走动，你以为如何？”

雕陶莫皋笑道：“我明白了。你呀，你总有着与别的女人不同的心思。”

昭君笑了，故意道：“谁让我担着个‘宁胡阏氏’的虚名呢！”

雕陶莫皋于是打趣道：“那么宁胡阏氏，你打算让孩儿们何时入汉呢？”

昭君也打趣道：“大单于就莫为这等事操心了，臣妾自然会打点停当的。”

说罢，俩人都呵呵地笑了。

细心的雕陶莫皋发现，昭君这些日子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常见她独自一人站在单于庭前面的草地上，一待就是半日。雕陶莫皋是了解昭君的，昭君温和，善良，谦逊，与单于庭所有大小阏氏们都相处得很有分寸。作为一个绝色美人，昭君生活得很低调，虽然说作为大单于的阏氏如若穿金戴银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昭君的衣饰却与如琴她们相差无几，素雅到了极致。尽管如此，昭君也还是雕陶莫皋最宠爱的女人，抑或是知己。单于庭的女人们心里满满装着的是男人和孩子，昭君的心里也装着男人和孩子，不同的是她心里还装着家国天下。单于庭的女人们发现，只要雕陶莫皋和昭君在一起，便见俩人十指相扣，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嫉妒归嫉妒，这也是无奈的事情。所以说，雕陶莫皋懂昭君，昭君也懂雕陶莫皋，这是别人无论如何也学不来的。

这天，昭君又独自一人来到草地上。秋天的草原似乎比夏天给人的感觉更加厚实、更加宏阔，站在草坡上放眼望去，世界仿佛只剩下了两种颜色——金黄的尽头是碧蓝，碧蓝的尽头又是金黄。

头顶上，几行大雁鸣叫着，向南飞去，昭君望着那些扑扇着翅膀在高空飞翔的鸟儿，心里不禁生出几分羡慕。昭君也说不清自己是不是想家了。来到匈奴已经十一年了，曾经那份强烈的思念渐渐被大漠的生活所